

中国国家博物馆巡展“数风流人物——明清肖像画展”于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3月30日赴深圳博物馆展出。“如镜取影，俨然如生”，肖像画是中国画门类中的一个古老画科，既侧重人物面貌的描写，又充分展现出中国人“形神兼备、气脉贯通”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境界。明清时期，肖像画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外来技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艺术体系。

国家博物馆馆藏明清肖像画近千件，品类丰富。此次展览荟萃国家博物馆和深圳博物馆馆藏作品130余件，以“帝王·皇族”“名臣·名士”“闺阁·女容”“雅集·行乐”四个单元，呈现明清肖像画的内容技法、时代背景、创作历程及相关内涵。在赏画时，能领略明清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思想追求和审美情趣，了解文物背后承载的礼制、官制、艺术、风俗、服饰、审美等内容。

帝王·皇族

帝王和皇族成员是明清肖像画中重要部分。此类肖像多以写实为主，以形写神，赋色厚重，画工精湛，是明清时期传神写照的典范，兼具观赏性和祭祀性，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

宋太祖赵匡胤像(图1)
明 无款 绢本设色 纵256厘米 横128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

清康熙书房坐像(图2)
清 无款 绢本设色 纵172厘米 横160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清朝第四位皇帝，年号康熙，庙号圣祖。玄烨少而好学，至老而不休，学贯中西，所以其肖像常以读书面貌示人。画中的康熙面容清癯，胡须花白，头戴黑色貂皮珠冠，身穿黄色缎地吉服袍，盘膝坐于铺设锦垫的宝座床上，双手轻按面前的绘金漆琴式三足案，案上摊开一本书。康熙左右两侧绘有形制一致的书橱，形成对称之势，书橱上陈设古玩器物 and 书籍。此画色彩华丽，气氛肃穆，每个部位均绘制得严谨工整，既表现了帝王庄重威严的气质，又不失生活气息。



图2

名臣·名士

明清肖像画中，名臣名士亦占重要地位。此类肖像虽多依蓝本而作，却在审美与表达上异于前朝，彰显了明清特色。肖像中，朝服便装皆有，正像像与行迹图并存，其文化内涵与人物身份多有所关联，具有膜拜、瞻仰及纪念的意义。



图3

唐名臣像(从左至右:李白、颜真卿、白居易、韩熙载)(图3)
清 纸本设色 纵84.4厘米 横6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高宗弘历下令整理修复自明代宫廷的帝后画像以及历代名臣、名贤画像，并存放于南薰殿中，乾隆作《南薰殿奉藏图像记》，刊刻于石，立于殿前。这批肖像画后来被称为“南薰殿图像”。此册《唐名臣像》可能即是其中之一，但无南薰殿印，共十一开，绘有李白、颜真卿、白居易、韩熙载等唐代名臣共二十二位，右上有名人物题名，所绘均为半身像，人物形象及面部特征参考了前朝历代图像，颇具辨识度。



图4

历代圣贤名人像(从左至右:王安石、包拯、范仲淹、文彦博)(图4)
清 纸本设色 纵82.5厘米 横59.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册《历代圣贤名人像》可能是“南薰殿图像”中的一册，应为清代宫廷的摹本。全册共绘有王安石、包拯、范仲



图8(局部)

数风流人物

读赏明清肖像画展重点展品

崔波

淹、文彦博等四十五位历代名臣，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像主的面貌特征很显然参考了历代图像，有一些显著个人特征，所着服饰均与像主所处时代相符。

苏轼像(图5)
清 濮森 纸本设色 纵139厘米 横70.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画像中的苏轼(1037—1101年)头戴“子瞻帽”，着鹤氅披于身上，拱手而立。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此像是濮森受仲夏太史之托所绘，为临摹苏斋石像拓本而成的白描画像。濮森(1827—?年)，字又翔，号梅龛主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工篆刻，专宗浙派，辑有《又翔印草》及《又翔印存》。



图5

闺阁·女容

明以后，女性肖像画逐渐聚焦独立个体描绘，早期规训教化目的转变为追求女子美感，出现不少名淑才媛、闺阁女子的个人画像，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女性观念的觉醒。明清时期政治与社会生活，一方面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垄断，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新视野。

李清照像(图6)
清 无款 纸本设色 纵97.5厘米 横41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相传此作为李清照三十一岁的传世形象，李清照(1084—约1155年)，自号易安居士，济南府章丘明水人。画中描绘李清照低头赏花的慵懒娇态，四分之三半身侧立，不加背景烘托，反而把女子韵味加以呈现，神态文静闲适。在笔墨的处理上，此图描绘细致入微，脸部以白粉晕染，微微烘托出颧骨与鼻梁，可见明末“波臣派”的影响。后有王绎、钱伯垞、郭馨、吴昌硕、金兆蕃等人题记。



图6

雅集·行乐

雅集和行乐是明清时期文人肖像的重要表现形式。雅集图既有兰亭修禊、西园雅集、玉山雅集、杏园雅集等历史上著名的文人雅集，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文人自发聚会。众多文人置身于林泉高致或宴游玩赏之中，烘托出群体性的文人雅趣。行乐图一般是将人物置于优雅而富于诗情的山间或林下，自然与人文环境融为一体，折射出淡泊明志、远离尘嚣的文人身份与情趣。

西园雅集图(图7)
清 孟之瑞 绢本设色 纵195厘米 横53厘米 共12幅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邸，当时文士常常雅集于此。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年)，王诜曾邀请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晁补之、圆通大师等十六人游园。米芾为记，李公麟作图。之后，南宋马远、明代仇英等皆有摹本及再创，清代石涛、华岳等亦曾摹绘及创作。明清时，西园雅集的场景常常被绘制于装点厅堂的屏风、画屏上，也有不少手卷和画轴。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图8)
明 佚名 绢本设色 纵37.5厘米 横633.3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卷描绘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民间风俗习惯在宫廷中庆元宵的情形。画面以宫廷红墙为间隔，分为三段，宪宗皇帝身着不同颜色的盛装，共出现三次。首段绘宪宗坐于殿前石台上的黄帐篷下，头戴黑色便帽，身着浅青色绣金龙袍，观看太监、男女童子燃放爆竹彩焰；中段出现的宪宗，着绣金龙黄袍，站在殿前石台右侧观赏，殿前童子或围在货郎售货车前，或手持鱼形灯、象形灯等玩耍；第三段宪宗着浅黄色龙袍，面朝右欣赏化装演出和各式杂耍。化装表演中，有的扮作道士、僧侣。左上方设有“鳌山”灯会。这幅图卷构图严谨，笔法细腻，画面上的宫廷院落巍峨壮观，各种人物的情态、动作细致入微，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其中杂技、魔术、烟花爆竹及鳌山灯市等场面恢宏，是一幅写实性的行乐图，也是一幅明代民俗画的代表作。

(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图7(局部)

五色之金——亚洲古代金属艺术展文物赏析



图5

披在身上，并在胸前打了一个结，这就是赫拉克勒斯之结。

这种华丽的金冠在希腊化王国中非常流行，一般用于葬礼仪式。公元前312年，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其建立的庞大帝国分裂为安提柯、托勒密、塞琉古等数个希腊化王国。之后塞琉古王国又分裂出位于帕米尔西部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和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亚王国。这一时期，希腊金属工艺传播到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金银器就体现了典型的希腊风格。

獐羊像花瓣形银盘(图6)
帕提亚王国(公元前247年至公元224年)



图6

这件银盘为8个花瓣状突出的造型，盘中间一只姿态凛然的獐羊，宛如站立在山峰之上。獐羊是一种头生巨角的山羊，体型巨大，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帕提亚王国疆域全盛时东达两河流域，西达阿姆河流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中转站。帕提亚王国的金银器制作，融合了希腊工艺和波斯本土工艺，造型设计独具匠心。

连枝铜灯(图7)
贵霜王国(30年至267年)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图7

这件连枝灯由镂空装饰板和5个烛台组装而成，底座上站立一只凤鸟，主干用长蛇装饰，枝干则用云气纹装饰。该灯的连枝造型，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王墓、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甘肃武威东汉雷台墓出土的连枝铜灯，均有相似之处。

公元1世纪初，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贵霜王国建立，并逐步南下占领印度河

东岸和恒河流域。贵霜王国早期主要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后期则融汇印度本土、帕提亚、斯基泰等文化因素，金属艺术别具一格。

维玛·卡德菲斯金币(图8)
贵霜王国(2世纪前半叶)



图8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金币正面是贵霜王国第三任国王维玛·卡德菲斯的形象。根据相关研究，他就是《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贵霜王阎膏珍，在位期间贵霜国势强盛，征服了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金币背面是右手持三叉戟的风神和公牛的形象。古代金属币上的图案和文字，除了装饰作用，也象征着国家对钱币的价值保证。西亚和中亚的钱币两面，通常一面表达王权，另一面表达神权。钱币虽小，携带的历史信息却极其准确，成为了解这些文明古国的重要观察窗口。

凤鸟纹鎏金银壶(图9)
萨珊波斯王朝(224年至651年)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银壶的壶颈、壶身、底座和手柄分别用银片制成，然后熔接在一起，器型高大挺拔。壶身两侧装饰凤鸟纹浮雕图案，图案四周用联珠纹开光包围，这是萨珊王朝金银器常用的装饰手法。据考证，这种大型银壶是在宫廷宴会或祭祀仪式上盛放葡萄酒所用。

公元224年，阿尔达希尔一世建立萨珊王朝，此后四百余年间萨珊王朝成为东西交通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萨珊王朝精致奢华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对之后的粟特金银器和伊斯兰金银器产生深远影响。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立像(图10)
北魏延兴五年(475年)

河北博物院藏

佛面相丰满，头后为三层同心圆构成的头光，身着袒右式袈裟，右手抬起施无畏印，左手下垂，跏趺立于莲台上。舟形大背屏，边缘“C”形火焰纹镂空。莲台下有四足方座，正面两足线刻禅定佛像，侧面两足线刻供养人。背面刻铭：“延兴五年四月五日，张次戴为佛造释迦牟尼佛壹。”

河北地区的佛教自东汉开始萌芽，十六国时期迅速发展，至北朝时期达到高峰。这件造像气势雄壮，装饰华丽，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属造像铸造水平。

12月24日，由河北博物院和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五色之金——亚洲古代金属艺术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幕，展出至2025年4月10日。

《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云：“金谓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者曰铁。”五色之金，是中国古代对各种金属的泛称。

纵观人类发展史，从石器时代步入金属时代，是一次飞跃式的发展。人类最早使用金属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金属工具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数千年间，冶炼技术逐步提高，材料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人们对金属造型和装饰艺术的探索也不断深入。古代先民们遗留下的各类珍贵金属制品，书写了一部奇伟瑰丽的金属艺术发展史。

本次展览展出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亚洲古代金属器263件，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古代金属器16件。这些精美的金属器，时间跨度从青铜时代至中世纪近四千年；地域分布横跨欧亚大陆，遍布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帕提亚、贵霜等文明古国；展品用途涉及礼器、武器、生活用具、雕像、印章、饰品等各个方面。展览以时间和地域为线索，共分为“金工初现”“东西交融”“帝国气象”“熠熠生辉”“法相庄严”“财通万方”六大部分，勾勒出冶金技术和金属工艺的起源、发展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路线，折射出文物背后的政治、宗教、礼仪和艺术源流等文化内涵，展现了亚洲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相似性和交流轨迹。



图1

四轮铜牛车(图1)
苏美尔早王朝(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2350年)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这辆牛车的两头牛使用失蜡法浇铸而成，造型经过了抽象化的艺术加工，两角硕大，身体细长。车厢、车架、车轮可拆卸组装，这时的车轮还没有辐条的设计，因此略显笨重。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摇篮之一，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早王朝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文明的城邦争霸时期。这些城邦包括乌鲁克、乌尔、拉尔萨、拉伽什等，纷纷组建军队，争夺领土和资源，捍卫贸易路线。



图2

兽搏羊铜马镫(图2)
洛雷斯坦(约公元前1000年至前650年)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马镫是驾驭马匹的马具，与马衔配套使用。马衔佩戴在马口中，系以缰绳，控制马匹转向。马镫安装在马衔两侧，可以防止马衔左右移动，起到固定和保护作用。这两件马镫，猛兽从羊背上延伸而出，张开大口想要撕咬，生动形象地呈现了猛兽搏羊的画面。

洛雷斯坦位于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区。20世纪初，该地区一大批古墓遭盗掘，大量青铜器流散世界各地。这批青铜器被学术界称为“洛雷斯坦青铜器”，最典型的特征是高度风格化的动物和人物纹样，其创造者可能是生活在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

狮首铜来通(图3)
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年至前330年)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这件来通前端是雄狮的半身像，张口呈狮吼状，双眼内凹，或许曾镶嵌宝石。整个狮身用细线刻画了鬃毛的质感，使其栩栩如生。来通一词来自希腊语 Rhyton 的音译，意为流出。来通是一种兽首形杯，一般在杯底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波斯帝国，亦称阿契美尼德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其金属工艺继承了两河流域的王权传统，吸收了埃及、亚述艺术中的表现手法，最终形成精致、工整、肃穆的独特风格。

神兽噬马纹金牌饰(图4)
战国(公元前476年至前221年)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金牌饰出土于河北省易县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上部中间有孔，孔上为牛头，孔下相对两马头，马身弯曲，马颈被猛虎咬住，马后背脊在长角神兽的巨口之中，整个画面对称工整，线条精巧繁复。

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出土了百余件金银饰品，大部分雕刻了牛、马、羊、骆驼、鹿、怪兽等图案，设计巧妙，工艺精湛，代表了战国时期北方金银器制作的先进水平。

金冠(图5)
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256年至前145年)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金冠用薄薄金板打造成橄榄枝相连的形状，中间是象征驱魔和吉祥的赫拉克勒斯之结。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杀死涅墨亚狮怪后，将狮子的毛皮剥下

张永强

张永强